

父子兄弟



浙东山区扶贫纪实

夏真著

父子兄弟

浙东山区扶贫纪实

夏
真
馨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103号

责任编辑：徐如麒

封面设计：陆震伟

封面题字：薛 驹

父老兄弟

——浙东山区扶贫纪实

夏 兵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百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125 插页 4 字数 126,000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ISBN 7-5321-1096-6/I·819 定价：3.70元

序

雷 达

《父老兄弟》是一部令人震惊的书。它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并不在于像许多报告文学做过的，收集惊心动魄的事实，大声疾呼我们面临的某些困境和危机，一般性地提出重大的现实问题——这样的写法早就有了，已不能满足读者更深入地了解时代的需要。在我看来，《父老兄弟》所拥有的震撼力和发人深思之处，倒是来自它对一个局部和角落的深入而求实的描述。记得费孝通先生说过，只有搞清乡土社会，才可使我们理解具体的现实的中国，加深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长篇报告文学《父老兄弟》的意义似也正在于此。它通过对一片乡土的全面观照，以饱满的激情，深切的剖析，丰富的材料，引起了我们对整个经济改革的全局和民族前途的深长思考。

《父老兄弟》的主题，具有极大的现实性，它不是盲目地追踪一些徒具形式、大轰大嗡的项目，或一些花拳绣腿式的“改革状”，而是以热情、审慎而求实的目光，全面地思考改革问题。它的作者，女作家夏真，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踏遍了横贯宁波地区的四明山脉和天台山脉，震惊地发现了，

即使在富裕的江南地区，依然存在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贫富悬殊现象。她并无将贫富扯平，抑止改革速度的平均主义观念，而是出于对“速度”的热切呼唤，探索着真实地而非虚妄地加快改革速度的道路。在她看来，地区与地区，人与人之间的贫富距离的拉大，恰恰是在总体上阻抑改革发展的严重障碍，是削平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和拖住改革推进速度的隐蔽原因，从长远看，倘若只盯着发达地区，忽视贫困地区，只盯着特区，忘记了山区，那将使全民族文明水平的提高变成泡影。于是，这部书的着力点，放在探究如何缩小距离，如何使贫困地区的经济迅速起飞，这样一些意义重大的问题。这是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并不矛盾的，这样的思路是富于中国特色的。

对一部报告文学来说，它的思想征服力，艺术感染力，首先取决于真实性的深度和广度，题材的是否新鲜，因而仅有好的立意和设想，并不能保证艺术上的成功。也许，这部书首先让我们惊讶的是，夏真笔下贫瘠，蒙昧，正在艰难蜕变中的农村，既非边关苦寒之地，又非穷山恶水之乡，而居然是一向以富庶著称的江浙山区农村，扶贫的呼唤倒是从这里发出的。你看，这块面积决不算小的土地上，一个乡的经费只剩下一毛八分钱，为争穿一条短裤可使一个少女轻生，许多村庄连个能打架的男子汉都找不到了，茶山荒芜了，茶树凋零了，家家户户洞开着大门，主人已无须提防小偷，计划生育的失控，小学教育的办不下去，以及像瘟疫似的蔓延开来的“标会”之风，赌博之风，超前消费之风等等，令人怵目惊心。这些曾经存在和仍旧存在的现实，能不引人深思吗？！作者除了以生动的文笔把她亲身考察的大量事

实呈诸读者面前，还以独特的眼光观照和剖析这些事实。一方面，她大胆地、不加矫饰地写出了，在经济改革如火如荼的东南沿海，还有这样惊人的贫困角落，并且指出，它对我们清醒地认识国情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她并不停留在慨叹贫穷和落后上，重复一些老而又老的观念，而是正视它，力图科学地解释它，无论暂时的贫困也罢，人口大转移也罢，原本意义上的“农业”的难以为继也罢，她都看作是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村经济面临解体和再生的一种必然的现实，即使是贫困地区，也离不开这个大趋势、大背景。既然这里的一切并非特殊的例外，甚至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平均数，那么，它就包含着中国农村经济如何奋飞的要义。由于具备了这样的眼光，这部作品也就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扶贫纪事，而带有全局性，超前性了。

这部作品的一个突出特色是，它相当完整地探究了一片特定地域的经济，政治，文化，风俗，人情，性格，探究它的历史沿革、现实命运和未来趋势，类似一种“社区文化”的考察，或者是社区考察与报告文学的结合。把一片特定地域作为观照和描写对象的方式，在近年来的报告文学中已有几部，例如《沂蒙九章》、《陕北父老》等，但夏真的《父老兄弟》与之不同。如果说其他几部侧重于政治文化，那么夏作则是侧重于经济文化，并且是由经济而“速度”，由“速度”而未来。在具体分析上，夏真也是更着重于地域的文化个性、精神气候方面。作品中对奉化、宁海、余姚等县的民情差异的对照，非特别熟悉和深入体察者写不出来。这里或许要特别提及的是，虽然这部作品主要靠实地调查得来，但由于所写地域就在作者家乡附近，她投进作品的生活积累，感情

积累,就远甚于一次调查活动的内容。可以说,作者相当深入地描画出一定时空坐落中的一片地域的社会结构。

正像作品中奉化市委书记汤能忠深深感叹的:“脱贫,脱贫,关键是提高人的素质!”这部作品的核心就是思考如何提高人的素质,让“人”居于提纲挈领的位置,没有让经济数据、经济方案、改革过程淹没“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经济与人的关系上,作者充分注意到人的主体地位,无论是各种干部的勾画,对诸如洪周李、“筑路书记”的描绘,都突出了人的位置。由于抓住了这个中心,对一部文学作品而言,就有了灵魂,仿佛风驰电掣的火车头,带动了全部素材和全部思考。

忘记了昨天,固然意味着背叛;忘记了明天,则意味着毁灭。我们不是为历史而活着,我们是为了现在,也即未来而活着!这也许就是读完《父老兄弟》之后充满心胸的感受。

1993.2.15

目 录

序.....	雷 达
引 子 速度：整个世界在向前飞奔！	1
第一章 在大潮扑不到的角落.....	4
1. 一条短裤杀了一个少女.....	4
2. 村长说：我给你下跪了.....	9
3. 一个村只有4个男子汉	16
4. 这里没有爱情.....	22
5. 世界上最小的小学.....	28
6. 山穷水恶的四明呵.....	31
7. 你能忘记他们吗？	38
第二章 进城的人不曾忘记.....	42
1. 20万公里的考察和一连串的政策.....	42
2. 八大元帅升帐.....	50
3. 物资局给的不仅是物资.....	57
4. 临时“婚姻”.....	62
5. 再多几个洪周李.....	67
6. 教育：向山区倾斜.....	72
7. 三枚纪念银币.....	77

8. 打掉这只拦路虎·····	84
第三章 他们在艰难中崛起·····	93
1. “我愿意平平常常地死去”·····	93
2. 希望之火就从这7厘地燃起·····	99
3. 在第一道战壕里·····	103
4. 一条溪串起了12颗明珠·····	108
5. 转移：别无选择的选择(上)·····	112
6. 转移：别无选择的选择(下)·····	117
7. 7分钱与80美金、一把劈篾刀、小小螺蛳·····	120
8. 他只移动了一只棋子·····	125
第四章 必须将两只眼睛都睁开·····	131
1. 一个市委书记的忧虑·····	131
2. 没娘的孩子才肯当家·····	139
3. 一份惊心动魄的内参·····	144
4. 被抛到海滩上的鱼·····	150
5. 金钱——可怕的陷阱·····	154
6. 离婚！为什么？·····	162
7. 警惕！大桶上的两块短板·····	168
第五章 向未来移民·····	174
1. 带有心理因素的报表·····	174
2. 现代人必须走出历史·····	180
3. 这不是结束语·····	185
后 记·····	188

引子 速度：整个 世界在向前飞奔！

1980年。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召开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大会。这次大会聚集了来自世界 40 多个国家的近 5000 名代表。其中有许多名噪一时的经济学家，社会研究学家，思想家。大会盛况空前。

这就是别具一格的“首届全球未来大会”。它讨论的中心议题是：

如何跟上迅速发展变化的时代潮流。

速度！——不管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还是穿破旧牛仔裤的普通百姓，都已惊心动魄地感觉到，整个社会的发展正明显地在加快起来——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加快。

一份资料表明：1500年以前，欧洲每年出版一千种书。到了1950年，欧洲每年出版12万种书；到了1960年，这个速度又有了一个重要的飞跃：欧洲每天出版一千种书。曾经需用一个世纪出版的书，七个来月就完成了。

另一份资料表明：世界许多富裕国家每年产品增加的百分比是令人生畏的。打个比方说，一个儿童从他还是婴儿起一直到耄耋之年，他生活的那个社会生产出来的产品

将是他出生时生产的产品的32倍。

又有一份资料表明：公元前6000年，人们运输的最快交通工具是骆驼队，平均每小时行进8英里。而现在，火箭、飞机的时速已经达到4000英里。宇航员则正以每小时一万八千英里的速度绕着地球飞行。

.....

速度！速度！速度！有史以来，新旧的比率，从来没有在这样短促的时间里发生过如此急剧的变化，从来也没有如此强烈地震荡人的心灵。

但是，我们不得不忧心忡忡地看到：世界的绝大部分仍在不同程度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状态中挣扎。全世界只有66个国家和地区，占世界30%的人达到了富裕。他们占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85%，而116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即世界70%的人却只占有总产值的15%。

如果以最富的国家美国、瑞典与最贫穷的孟加拉国比较，差距达95到125倍。

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所规定的绝对贫困的水平标准——按人口平均年收入50美金衡量，全世界至少有七亿五千万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

这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忧虑的全球性问题：飞速发展的时代正在拉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贫富之间的差异，而且将越拉越大。

同样，在中国，由于各种因素，地区和地区，人与人，这种贫富之间的差距也正因飞跃发展的速度被迅速拉大。

1992年春，在料峭寒风和遍地泥泞中我走遍了横贯宁波地区的四明山脉和天台山脉，我震惊地看到，即使是在全

国富裕的江南地区，也同样贫富悬殊。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曾经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19块抗日革命根据地之一的大山里，还存在着一个大潮扑不到的角落。在那里，依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贫困和落后。当未来带着爆炸性的潜势咄咄逼人地来到人们面前时，当一个全新的社会已经猝不及防地拉开了帷幕时，当旧有的根基——宗教、民族、社会、家庭、职业，在暴风雨般的冲击力下变得摇摇欲坠时，大山，在艰难中挣扎。

面对贫困，面对未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地区，将作出什么样的抉择？

——这将是一个饱含情感的又是极其严峻的抉择！

第一章 在大潮扑不到的角落

对中国的了解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迫切的精神上和实际上的需要，这一要求日益迫切。

——J·P·博爱德

1. 一条短裤杀了一个少女

在浙江省宁海县长街镇，有一个15岁的少女为了与母亲争穿一条短裤衩，自杀了。

当该县县长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简直难以置信。

为什么呢？我问。

“穷！”宁海县县长沉默半晌才吐出这么个沉重的字。这个字又十分沉重地打在我的心头。

这是在1992年的春天，我们坐在招待所的小楼里，窗子打开着，在这晴朗的春天里，被太阳晒热的树叶味和生气勃勃的青春气息，不断地飘到屋子里来。

然而，有一个可爱的女孩自杀了。她的死仅仅是想要穿一条花的短裤衩。但是她没有。于是，她偷偷地将母亲的拿来穿上了，于是，悲剧就这样发生……

县长又告诉我，桑洲镇有一个妇女患了病，浑身发肿，没钱医，被家人放在草堆里等死。刚好被县派出的巡回妇幼保健医疗队发现，立即送到医院。但是，家里一听，一天的医药费要300元，大吃一惊，抬起病人就往回走。“我们都已经十来天没钱买盐了。”他们说。

——那女人肚子里还有7个月的胎儿啊！

（当时这位县长一听，悲愤交加，立即摸出50元钱送去。不能回去！他说，一定要把母子俩都救过来。）

是我们的人民没有人情味吗？不！

穷！还是因为穷！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近几年来，农村改革如一股强劲春风，给整个中国带来勃勃生机，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大批新房林立，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电视机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寻常农民家……但是，确实，贫穷依然像个赶不走的幽灵，在大潮扑不到的角落徘徊，制造着一个又一个的悲剧……

这一下着雨，风刮得很尖利，瞧着一片泥泞地，桑洲镇的几位干部一致好意地劝我取消上木坑头村去的计划。

宁海——浙江宁波市中最穷的一个县，桑洲——宁海县中最穷的一个镇，而木坑头村——桑洲镇中最偏僻最贫困的一个村。

我说我一定要去。别说下雨，就是下铁也要去。

我们先坐三卡，三卡的前面没有挡风玻璃，驾驶员跳上去一发动，突突突的黑烟和着一股难闻的机油味带着冷风一股脑儿往我脸上扑来。

这却是这个地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桑洲镇地处山区，崎岖曲折，高低不平，无法开小车。镇里也没有小车。

山路其实只能称半成品，坑坑洼洼，乱石遍地，不，有许多地方根本不能叫路，它只是洪水冲刷出来的几条痕迹。三卡颠颠簸簸，活像个醉汉，好几次像玩杂技似的半个轮子悬着驶过窄窄的桥面。以至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惊惧掠过心头：假如，三卡从700米的山上掉下去了呢？那会怎样？

这样想的时候，我只有屏住呼吸，紧紧抓住车档，虽然它早已失去依托的作用。

在三卡停下的木坑村再往上走40分钟山路，就是木坑头。

“这是半山腰里的一座海岛。”曾有一个县委领导这样向我们描绘。73户人家，313个人。既小又高，孤零零的，真给人以海岛之感。

我一家一家地走。

第一户：三间房竟住了21个人，6个儿子一个女儿再加上4个媳妇8个孙子，竟与老两口都挤在这窄小的空间里。老太太衣衫褴褛正坐在门口管孙子，一个大约一周岁的男孩被放在一只旧脚盆里吵着。

第二户：一个痴呆女人拖着鼻涕倚在门口朝我们傻笑，她今年38岁了，平时能做点最简单的家务活，譬如烧稀饭，稍复杂的煎麦饼就不行了。她的丈夫比她大20岁，年纪大了

熬急光棍，于是从麻山乡将她娶上山来，胡乱地就把婚结了。

她的身边站着两个小孩，一个挨一个，模样儿还算过得去，只是也如她一般，傻笑着，拖着鼻涕。她说她有4个孩子。

我大吃一惊，问村干部，为什么允许这样的大痴子生这么多小痴子？

村干部苦笑：跟她说不通，她什么也不懂。

第三户，这是个58岁的老人，屋子里黑黑的，没有接电灯。我摸着上楼时差点从楼梯上摔下来。楼上有一张破木板算作床，上面麻花似的扭着一条被子，是救济物品。搭在绳子上的一串衣服，也是救济物品。窗户破了，风冷嗖嗖地直往里灌，半扇破了的窗子悬挂着。

第四户：村长家。这是我看到的稍为齐整的家，进门就看见一只沙发，他是木匠，自己做的。表面已破破烂烂，用化肥袋子包起来后仍露着好几个破洞。我坐下，惊奇地发现沙发没有弹簧，只有几个木架子。

——这只没有弹簧的沙发却已是全村的奢侈，全村再也找不出第二只沙发。

（我不由心酸地想起一小时之前看到的另一个村村长家。他拥有气派非凡的新房，每个房间都摆有一对精致的沙发，当我打开他的卧室门时，两只毛茸茸的大狗伸着懒腰从沙发上走下来，女主人用亲昵的口气告诉我：我家的狗就爱坐沙发。）

那沙发当然是第一流的。）

第五户：会计家。会计43岁，性格刚硬，为人正直，至今是光棍。问他：你为什么 not 结婚？他很爽快地回答：穷嘛，没人跟。

但是我在他的床头镜框里发现了他与一位红衣女子的合影，红衣女子含情脉脉地倚着他在笑。

陪同的干部悄悄告诉我：这是一个短暂的爱情故事。他在外出做工时爱上了一个女的，女的心甘情愿地跟他私奔到这座小山头上，小两口过了一年多的幸福生活，谁知，女的丈夫追到了这里……

这样的光棍汉在这个小山村里有20多个。

……

全村只有一幢新房子，这也是解放以后建造起来的唯一的新房子，主人是在外头包工的。

全村没有一个初中生，倒有许多痴呆儿，这都是近亲繁殖的产物。山高皇帝远，这个村换亲就有6对，谁也管不着。

全村唯一的公共财产是一间破祠堂。从摇摇欲坠的楼梯走上去就是这个村的小学。一个20来岁的姑娘正在给学生上课，房间里很黑，白天也开着电灯。

小学生们依年级坐成三排。我数了数，一年级4人，二年级6人，三年级6人。一个个小羊羔似的瞪着天真的眼睛看我们这些“天外来客”——他们大概还从未见过穿戴如此齐整的“城里人”。

我让会计将这几年的人均收入报给我，结果，又让我大吃一惊：